

# 大 路 週 刊

第 六 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社 論

## 日寇進攻華南與南進政策

林光宇

日寇於本月十二日侵晨，進攻華南了。

據中央社十二日惠陽急電：敵兵千餘，分乘橡皮艇數十艘，在飛機重砲掩護之下，向惠陽附近平山、稔山、小龜山、東海岸登陸。續據十三日該社廣州的消息：敵我已在澳頭北的甫田地，發生激戰；同時南澳島與內地之間，還泊有多數敵艦，似乎敵人同時有在該地登陸的企圖。在武漢前哨戰事正入緊張階段的當兒，敵人竟又大舉犯粵，自然引起一般人的驚震；不過，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必然性的行動。

敵人進攻華南的動機，很早已發生，廈門的失陷，南澳的爭奪，都是南來侵略的開端，我們試一回憶，對於敵人這次的南犯，便不會奇怪。日本的侵略政策，除北進外，還有海軍將校及航業界所一致擁護的南進政策，我們更試一回憶石丸藤太日本必須與英國一戰的論著，對於敵人這次的南犯，也不會驚異。何況上海八日路透社的電報，早已露出敵人秘密運兵集中台澳的端倪，不是使我們對於敵人這次南犯的必然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嗎？所以敵人這次的進攻華南，完全是我們意料中事。

敵人爲什麼在這個時候進攻華南呢？在解答這個問題當中，可以發現出敵人許多的困難。首先我們要考察敵人的兵力，及目前長江戰事的狀況。就兵力來講：敵國動員兵額，最多能超過三百萬，近因戰線延長，僅在長江兩岸已有二十二個師團以上，人數當在六十萬人左右，連在東戰場北戰場及東北的兵員合計，總數已在百萬以上，這一個驚人的數目，是佔了敵人立刻可調兵力（一百五十萬）的全部，很顯然的，敵人已無餘兵可調；而其這次集中台澳的兵，大半由上海及華北調來，更是明證，再就長江戰局來講：竄擾豫南之敵，阻於山岳，無法進展；衝過田家鎮之敵，也無法前進；江南之敵，西犯端昌，南奪德安，匡廬幕阜之間，犧牲更大。因爲

### 本 期 要 目

社論：日寇進攻華南與南進政策	林光宇
短評：希特勒又勝利了	海若
發動民衆與鄉村組織	張若
此時此地與動員民衆	古有成
此何時乎？	北風
中國抗戰與日本前途	朱郎
讀「推行兵役困難及其改進辦法」後	傅銘
關於宣傳標語	閔子
出征歌	張詔舞
新詩二首	李道中
詞一闕	王維慎
道士司令(通訊)	濤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山岳的險阻，湖沼的縱橫，機械武器，失其威力，而我憑地勢之優越，時予以嚴重的打擊，敵早已智窮力蹙；前線敵人的濫施毒氣，就是黔驢技窮的惡作劇。敵人的兵力既已不敷調遣，而軍事又屬無法進展，當然不能不另闢途徑，對於一向認為我對外貿易的集散地，軍火供給地的粵港，自不能不大舉進犯，以截斷粵漢路的交通，阻絕中國的外援，而急速攻下武漢，這是第一點。

其次，敵人進攻華南的動機，很早就有，而以海軍方面主張為尤力，其所以遲遲未發的原故：(一)因為海陸軍各懷鬼胎，意見未能一致。(二)顧忌與英國發生尖銳的衝突。現在英國的外交態度，處處妥協，對於遠東問題，更是淡漠；同時擠克問題，不合理的解決，尤使敵人看出英國極端的軟弱，第二層的顧慮，在牠已經沒有了。而目前武漢戰事難以進展，不能速決，曠日持久，困難必多，已引起敵會的焦慮，更是海軍「建功」的機會。因為這樣，所以就鑽幹起來，這是第二點。

本來敵國所謂大陸政策，是陸軍所支持的。又有所謂南進政策，是海軍所支持的。南進政策的路線，是南洋各國，英領印度、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羣島、錫蘭、澳洲、新

西蘭、暹羅、以及馬來亞，都在其內。敵人的心目中，這些地方，都是牠良好的原料供給地，廉價商品的市場；在貫徹這種政策時，英、美、法、荷蘭，都是牠的敵人，特別英國是牠最大的勁敵，因此香港新加坡，都必須要在英國手中奪來的。海軍少校石丸藤太，在「日本必須與英國一戰」書中曾說：「英國已經走下坡，日本已經開始向上坡走去；因為英國企圖阻止日本，而日本則必須和英國的衝突，是如何的深刻！毫無疑義的，日本欲貫徹其獨霸東亞的陰謀，必須驅逐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此次敵人的進攻華南，不過其開端而已。英國為保持其遠東龐大的利益，當然不應漠視。」

至於正在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對敵人的南侵，早已知其必然，而無所用其疑懼。今天中國未淪陷的沿海的省分，無論那一處都有敵人進攻的危險，無論那一處也都有防禦的準備。我們歡迎敵人的處處進攻，以分散其兵力，消耗其兵力。以華南防禦的鞏固，民風的英勇，必可予冒險進攻的敵人以嚴重的打擊，那是可以預言的！

X X X

### 希特勒又勝利了

希特勒向捷克冒險的進攻又獲勝利了！但是希特勒的野心決不會從此滿足，戰爭必然將百倍殘酷地開展起來。

自從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在德得勢以後，希特勒在柏爾斯特加登山莊中日夜焦慮的第三帝國的陰謀已步步勝利：重整軍備，收回薩爾，進兵萊茵，併吞奧國，以及最近佔捷克斯台德區領土，一意孤行，着着成功，咄咄逼人的氣燄，不消說，日益滋長。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什麼「三頭六臂」的本領，也沒有蠻幹到底的勇氣。他所以能輕捷地獲得成功，不能不歸功於英國外交的妥協態度。在英國當局的意思，以為處處讓步，使戰爭的火候，燒不到英國。可是英國錯了！戰爭終於避免不掉的。遠東與西班牙的侵略烽火，正是燎原之勢而不可遏呢！

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以換取一時的苟安，從這一次捷克問題的解決，伏下世界無窮的糾紛！所謂和平陣線已發生了極大的破綻，集體安全制度已完全破產，世界已回復到武力即權力的時代了！

英國著名外交家奧斯張伯倫，在逝世前曾說：「英國外交的最大危機，是不斷的對侵略者讓步妥協。」全世界主張和平的國家聽着，不獨英國如此。瘋狂的法西斯軍閥，侵略戰爭的火候愈來愈烈，非聯合起決難撲滅的！（海若）

# 發動民衆與鄉村組織

張 齊

爲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必須有廣大民衆之參加，已成爲全國共同之意見，於是發動民衆，遂成政治上唯一之重要工作。然以中國社會之情形複雜政治機構之種種缺陷，至今抗戰已歷十五閱月，而發動民衆之工作依然遲遲未見成效，民衆動員之發展，遠落於客觀環境的需要之後。最近本省各界，對於發動民衆問題，皆有熱烈之討論，而以阮毅成氏之保甲制度的價值（東南日報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與趙龍文氏之抗戰期中發動民衆（大風第五十九期）二文，最爲引人注目。良以二文不僅爲行政要員所撰著，且皆獨具見解；而趙氏之文，從最基本處剖析民衆組織之原理，摒棄一切傳統之觀念，建立「三民主義的民衆組織」之理論體系，確屬創見。

阮毅成氏之見解，以爲保甲制度具有悠遠之歷史，已普遍於全國，爲「組織民衆之基礎，健全政治之樞紐，管教養衛之核心，完成自治之條件。」對於反對保甲制度，或建議以合作社，職業團體，鄉村自衛會代替之者，反覆辯論，以顯其錯誤，認爲頻年推行保甲之失敗非制度本身之問題，而爲人事與社會環境之問題。故保甲制度需要改善整飭而不容根本推翻。

趙龍文氏以三民主義之原則，分析民衆

組織之機能，認爲民衆組織，必須與民衆生計發生關係；必須反映民衆自身之意見；必須有合法保障與檢舉貪污劣之權利，乃能成爲有生命的機體。必須把握此基本原則，乃能發動民衆組織。其對於保甲制度，則認爲執行政令之機構，而不足以發動民衆。其理想爲發動大量知識份子，組織鄉村服務團，利用自然單位自下而上以完成普遍的民衆組織之體系。

吾人對於保甲制度與新的民衆組織方案，皆無好惡之心；但根據鄉村工作之經驗，所見保甲制度與民衆組織之實情，對於二氏所提示之見解，有如左之意見：

第一、吾人認爲保甲制度之本質，適宜爲執行政令之機構，而不足爲發動民衆之動力，蓋目前之鄉鎮保甲長爲縣政府所委任與縣政爲從屬關係，完全爲自上而下之制度，不足以表現民衆之意見。雖曰可以民選保甲長召開保民大會而轉化爲民主之制度，但人民初步運用政權往往有幼稚之舉動，而保甲制度機構單純，人少事繁，不能起領導之作用，即難以收發動民衆之效果。

第二、吾人認爲保甲制度可以存在而必須改善，鄉村組織應該推廣而使其普遍。保甲制度在中國具有悠久之歷史與普遍之組織，歷史之本身不足貴，形式之存在不足特；

而民衆已普遍認識保甲制度，此種心理的基礎，使此制度在執行國家政令上發生相當之効力，在此抗戰期間，欲另設一新制度而希望其立即有更大之効力，絕非易事，故保甲制度可以存在。但執行政令流於敷衍；鄉長保長，仰息豪紳，魚肉鄉民；徵兵募債，弊竇叢生；亦人所共見，故有改善之必要。且若以此全爲人事問題，欲事零碎調整，則有河清難俟之感。故改善途徑唯有根本從制度上充實其機能，由民主權利以肅清其流弊，始可以完善的盡執行法令之責任，鄉村組織之制度，其目的即在於此。因保甲制度之弊人少事繁，弊竇多端，故發動本鄉優秀分子以協助其工作而領導人民運用政權，以民主權利之推進與監督，提高其效能，使得完備的執行國家之政令，以達到國家政令之徹底實行，蓋乃如此始能發動民衆之力量，使集中於抗戰之用。

第三、爲發展鄉村組織，要求前進青年參加鄉村工作；發動民衆，需要大量的青年幹部。目前知識青年聚集城市，而鄉村中則感有幹部缺乏之恐慌，吾人深望在此國家爭取獨立之生存之大時代，應表現一種艱難之精神，拋棄享受之生活，深入遠離文化光明之鄉村，參加改造中國社會之工作，發動全體民衆以爭取抗戰之勝利；則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共和國，必能以吾輩之努力而出現於世界！



# 此時此地與動員民衆

古有成

## 一、後方與前方

在金華，除了抗戰宣傳，或貼標語，或

叫口號，或演話劇，或開大會以外，看不到民衆已經動員起來的現象。一般民衆依然度

其熙熙攘攘的生活，茶館酒肆，生意的興隆，幾乎令人懷疑抗戰和金華有沒有關係，或

節約運動有沒有到了金華。普通職業團體如農會商會工會，似乎只聽見他們的名字，或

實際聽有少數人在主持，於一般農民工人或商店店夥不發生什麼關係，因此看不見他們

有什麼關於抗戰的活動。好的，就算他們是

一般民衆組織的，也許組成份子知識不夠，

撤下不談吧！試再拿浙江戰時文化團體來說，經過調整以後，沒有對立現象，有了戰時

作者協會，美術工作者協會，劇人協會，新聞學會，以至於浙江戰時文化團體聯合會，

他們是知識份子或文化人組織的，他們又怎樣呢？他們規模像樣一點，花樣多一點，但

切實的嚴格的檢查一下，他們在動的，似乎也只限於少數常務理事。常務理事開會忙，

計劃忙，翻花樣忙，持的仍不外所謂「報銷主義」，做了一點工作，便在報上大吹一下，於一般會員毫不相干。對一般會員的訓練

工作，更差不多沒有切實做過。他們的動員民衆的工作仍不外乎標語口號式的宣傳，雖

然也會舉辦戰時青年暑期講習會之類，但此種訓練工作，基於組織工作的缺乏，實在影響太小了。

再則訓練工作也不能太表面，應求鞭辟入裏。

比方民衆不怕死的觀念，革命的人生觀，人人敵愾的心理，一定要在平時養成，這決非一席講演，一紙宣言所能激發，一定要

大家響應氣求，精神互感，講團結，講禮義廉恥，才能做到。

又比方團結便是力量，一盤散沙便要歸於消滅，這種大道理，要民衆了解，而力行團結，也非經過一番切實訓練不可。

但誰敢說我們對民衆的訓練，已做到這個理想的十分之一嗎？

因此，我們感覺得後方的金華不够革命，不免失望，心裏想，因為牠是後方，一般民衆，火還沒有燒到肉，不會起來，也許情有可原。但前方戰區一帶的民衆一定不同，

一定很革命的，一定有良好組織和訓練，或至少都已本能地起來，摩拳擦掌，協助我軍和敵人拚命了。上前方去看看那種如火如荼的革命熱情，那纔真有意思！

到了前方一看，誠然看不見茶館酒肆，誠然看不見熱鬧市場，誠然看不見一切太平的都市風味了！看見的是靜穆的村莊，住着

鎮靜的安於天命的農民，你如果不是耳朵聽見了隆隆的砲聲，也幾乎不相信這就是離火線不過一二十里或二三十里的地，但他們的鎮靜，並非有辦法的鎮靜，是盲目的聽天由命的鎮靜。一般民衆除了爲軍隊運輸軍火糧食，担架傷病官兵，確實相當忙碌，連結實

表示了他們確實在爲抗戰出力以外，一點也沒有自衛的覺悟和組織。他們担任輸送担架，有的也許是自覺的行動；但大多數是因爲保長派到了沒有辦法，只有硬着頭皮去幹，並不是真有覺悟自願起來協助我軍工作。

所以一到輸送到火線附近沒有民夫可僱，因此民夫暫時便被軍隊留用，幾天不能回來的時候，民夫的家屬便向保長要人，弄得保長難以應付了。所以前方民衆的動，仍不外被動性質，槍桿子迫到保長不得動，保長才去迫一般民衆，使他不得不動，他們並非真心自願。有的人也許怪我吹毛求疵，或過於苛刻。但這是實際，我們無法否認。這種被動性的民衆，我軍在，可幫助我軍；我軍一退，我們仍然可在敵軍槍刺下被動地工作。那麼這樣水性的民衆，遇到我軍來，固然無可無不可。遇到倭寇來，他們也一樣是無可無不可。此魚與彼魚，於他們看來好像並無什麼分別。講到他們的意識大概是這樣：抗

戰是軍隊和政府的事，和我們沒有關係。現在我們天天派伙子，够苦了，日本人來了，也不外乎這樣，我們也可一樣的活下去。因為這種意識的存在，所以他們可以把土產，如草紙，挑到敵人那邊，去賣給敵人，做防禦工事，他們不想到這樣是等於以糧資敵，是叛背祖國。他們不想到這樣要走漏軍事消息，於我軍不利，如此的民衆，祇要能維持生活，當漢奸也是可以的，也許有許多已不知不覺地當了漢奸。

這樣前方的民衆也許算是好了的，他們沒有完全逃光，他們還沒有對我軍完全「堅壁清野」。聽說九江失守的前夜，九江所有的店舖都緊閉着雙門，街道上除了少數士兵急速地通過外，連崗警也很少看見。許多官兵剛自後方各處開來這一線，軍需給養趕運不上，落在後面，要就地購辦一些米穀果腹固不可得，即因天熱口渴想購索一二碗清茶也不能。致梁師的士兵開到星子，什麼吃的都買不到，會令士兵到田野間採了許多當地出產的南瓜果腹了三天，方得苟延殘喘。李師開到新港附近，購米無着，不得不令士兵挖掘芋頭充飢。甚至某總司令部亦有數日改吃稀飯，以示節約，沒有鹽吃，所以辣椒替代。總司令看見這樣情形，也深感地方當局「堅壁清野」辦法，對敵尚未收效，而自已倒先感受到痛苦起來。

## 二、改進的意見

這樣的後方和前方，都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都是要切實改進的。但要從什麼地方改進起呢？前方或後方？從什麼時候開始改進呢？今天或明天？

有的人以為在前方做工作比在後方做工作容易，也許主張從後方改進起。誠然前方民衆耳濡目染，多屬戰時氣氛，施以改進也許容易點。但前方也有前方的困難，比方聽天由命的心理，無論中國軍日本軍來都好，其不易改變，也就和後方民衆不易動員一樣。而且後方的重要性並不減於前方，沒有健全的後方不會有堅強的前方，所以兩者的重要性，是不能有所軒輊的。

再大家都曉得，我們做動員民衆工作，光是宣傳是不够的，宣傳而不緊伴以組織訓練，宣傳效力一定要落空，至少不能持久。所能講動員民衆一定要把宣傳組織訓練三者連繫起來，前方如此，後方也是如此。

又我們的抗戰自然是持久戰，所以不惜以空間換取時間。但這樣以重大代價換取來的時間，我們過去却實在沒於好好運用，迅速緊張的腳踏實地的來做民衆組織的工作，使民衆能真的覺悟起來參加抗戰，積極抗戰，不逃跑，不怕死，站住原來的各自的崗位。這就是我們要痛切反省的。

就拿後方，如金華，來說吧！我們宣傳工作做得有相當夠了，民衆差不多以抗戰戲劇為娛樂品，不以為刺激劑了。我們今後多

趕快設法健全原有組織，着手新的應有的組織，把各部門的民衆，組織起來。同時要積極對構成分子施以訓練，或採集帶自我教育如小組討論會一類方式，或採集團訓練如訓練班一類方式，使明瞭革命抗戰的意義，使其革命的人生觀，能隨時隨地為國家為民族而出錢出力，甚至犧牲其性命。再不要做表面的工作，再不要做「敷衍」「報銷主義」的工作。要硬幹，苦幹，實幹及快幹。

前方也是一樣。前方民衆如此愚頑，如此觀念錯誤，如此不知不覺有流為漢奸可能，亟應加以宣傳，澈底宣傳，大規模的宣傳，或召集保甲長會議，或召集保民大會，或演講，或演劇，或開抗敵畫展，都是很必要的。同時宣傳以後，還得調整保甲組織，並着手種種其他必要組織，而加以切實訓練，使「人人敵愾，步步設防」。

前方的文化水準低，知識分子很少，當然前方的工作，有許多要後方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來做。但是留在後方的時候，即應努力做後方工作，不應以其為後方而予以忽視，或以為慢慢來做也不遲。他們到了前方的時候，即應努力前方工作，不應以前方的民衆愚頑而認為不可救藥，便抱着失望悲觀的態度，望望然而去之。

總括一句話，我們做動員民衆工作，做抗敵工作，不要忘記了「此時此地」四個大字，一切從「此時此地」埋頭苦幹，腳踏實地做去才行。

至於動員民衆負責的機關，拿浙江來說，省的方面，要推省抗日自衛委員會，縣的方面，要推縣抗日自衛委員會，其他機關或團體，祇負協助責任，這是無待煩言而解的了。

# 此何時乎？

北風

(一)

抗戰到今天，已經是十五個多月了。我們在此時還會發生今日何日的疑問，這在理論上似乎不應該，而在事實上，在每個有心人的心目中，恐怕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存在着。

人們都認為此時是戰時。不錯，這是戰時。不過，我們再作深刻一層的觀察，不一定因為戰事發生了便認為這是戰時，有時戰事還沒有發生而已入戰時境界，或者戰事已經發生了而其社會仍停滯在「非戰時」的境界，這種情形也不是沒有。

中國此時到底是戰時呢？還是「非戰時」？這問題也實在不應該作粗率的回答。敵寇已經深入了內地，中國的陣兒正在前方浴血抗戰，而且敵寇的飛機還不斷地普遍地轟炸中國不設防的城市與非戰鬥的民衆。這一切，誰能否認不是戰時才有的呢？可是，惟其如此，我們才感覺到後方所表現的一切不與前方相配合，我們祇感覺到「戰時」字樣僅僅適用於前方，而不適用於後方。我們對於在前方英勇抗戰的將士們，除了表示誠懇的敬意與熱烈的慰勉外，實在無法可說。正惟其前方將士如此勇敢，耐勞，忍苦，乃反

映出後方的一切的鬆懈，紛亂，與苟且偷安，乃引起我們「今日何日？」的痛感。自然，我們這種感覺，也不無求全責備之嫌。但是，抗戰是什麼事？抗戰成功則國存，抗戰失敗則國亡，這關係又是何等嚴重！我們有什麼辦法不求全責備呢？

(二)

請先從政治機構說起。

戰時的政機構應該怎樣，這當然非專家不能作正確的解答。不過，這裏所研究的，並不是戰時政機構的具體方案，而是一些原則問題。

第一、我們覺得，戰時的政機構，至少要適合「簡單」的原則。因為，既然是戰時了，一切事情都已經簡單化。就是說，一切事情都應該是軍事或與軍事有關係的事情。除此之外，或則根本不辦，或則放在第二位。這樣，為適應這種事實的需要，無疑的，政機構也應該極端的簡單化。所謂簡單化的意思，就是在整個的組織系統上說，要儘量裁併枝節的或不十分必要的機關；在個別的機關上說，要儘量減少辦事的單位如科股之類。

第二、「直捷」也應該是戰時政機構

的原則。戰爭的事情，要爭的是一個「快」字。要準備得快，行動得快，勝利才有把握。戰時的政機構，實際上也是軍事的一部份。戰時的政機構，為着要與軍事相配合的原故，當然也要適合「快」的條件，就是這裏所說的「直捷」的意思。怎樣才算得是「直捷」呢？這可分作兩方面說：在縱的方面，應該把疊床架屋式的承轉機關裁撤，以免一件事多了許多轉折，費了許多不必要的手續；在橫的方面，應該把許多並帶式或節外生枝式的平行機關合併，以免發生牽掣的作用，而影響到事情的集中性與一致性。

第三、最要緊的戰時的政機構務須不折不扣的做到「強有力」。一國的政治有無辦法，亦可於其政治組織是否能達到「強有力」的程度視之。這在平時固然，而在戰時關係尤其重要。戰時的政令，在推行務須普遍而徹底，一點都不能有折扣。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機構，如何能應付得了？要政機構強有力，就是說，要各級政府強有力，各級政府的本身健全固然是個重要的條件，但我以為，各級政府的權力加大尤其是重要條件之重要條件。所謂權力加大，不一定是任務加多。權力加大，就是要各級政府有更大的解決事件的權力，當然不是絕對的權力。

談了一些原則，現在可以稍為談談現實。一般地說，抗戰以後，中國的政治機構，

自中央以至縣政府可以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我們祇看見中央行政院各部的合併，至於省以下呢，省政府還是從前的省政府，各廳還是各廳，專員公署還是專員公署，縣政府還是縣政府。我們從表面看，從內容看，現在與從前有什麼兩樣呢？戰前這些政治機構是否健全或合理，這是另一問題。我們所感覺到的，以平時這些政治機構適用於戰時，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不能說是合理的吧？

### (三)

再從用人行政上說，我們也一樣看不出現在與從前有什麼兩樣。

先說用人吧。抗戰以後，我們看到的第一個現象，就是各機關一批一批的裁員，美其名曰「停薪留職」。什麼原故呢？這些被裁的或被停薪留職的人，在戰前用得着，在抗戰後便用不着了嗎？我們不明白，到底怎樣才是「戰時」？我們所曉得的，如果真是到了戰時的話，全國人都要動員，都平空地加多了許多工作，都應該不斷地加速地工作，絕不容許有休息的餘暇。然而，然而這是事實呀！在戰前吃碗枉飯的公務人員，到了戰時却奉命休息，這怎麼能令人相信是戰時會有的事呢？

還有，大小公務人員的更換，尤其是小職員之無保障，也還是和戰前那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形差不多。私交，威賄，鄉

情，派系等等，決定了人事的一切。人才主義嗎，不是沒有，但可以說力量很少。在抗戰剛發動時被停薪留職的，自然也可以在抗戰以後找得了職位。其未被停薪留職的，同樣也可以被免職，還沒有停薪留職那樣客氣。這種現象，是「戰時」應該有的嗎？

說到行政，尤其令人茫然。我們第一覺得不明白的，好像所謂行政，祇是一種公文政治，很難看得見計劃政治。很顯然的，某一政治單位，它的行政計劃常常因為主管長官的更換而更換。有時本來無計劃，但因為上級機關要我們擬一個計劃呈核，我們沒有辦法不像做文章一樣來擬一個計劃。因此，我們看得見的祇是公文，並不是計劃，尤其談不上計劃政治。這種現象，不但是戰前如此，抗戰後的今日還是一樣，頂多是公文上多用了些「戰時」的字樣而已。因為大家都看重了公文，所以，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多數喜歡打官話，下級機關也照樣對其下級機關打官話。並且，因為機關多了，大家都為着機關的本身存在着想，都爭着向下級機關打官話。至於下級機關在奉行上能力如何及進展如何，這是無暇考慮的了。這一種現象，你說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呢？

再有一點，我們覺得行政上的「推」的現象，還不會因為戰時之到臨而消滅或減少。比方要辦某一比較難辦而無利的事，這一機關會把其責任推給別一機關；而同一機

關裏，這一科會推給別一科，或這一辦事人員會推給另一辦事人員。推到確無可推了，祇得硬着頭皮去對付，敷衍過去便算了。還有，上級機關向下級機關推，（當然說是命令，不是推。）下級機關再向下級機關推，更是天公地道的事，無可非議了！

與這「推」的現象相反的，還有「爭」，也從戰前繼續至戰時的現在。所謂「爭」，並不是為着合力共赴某一事功而爭，他們的爭，是另外的一種不可告人的爭，是有作用的爭。他們覺得某一件事對他們個人或派系有利益，便爭着幹。因此，把力量分散了，甚或因互相磨擦而力量相消了，結果對於這一件應做的事都沒有做好。

此外，在行政上還有一種「食古不化」的現象。就是，比方某一下級機關因為事實的迫切需求而辦了某一件事，上級機關往往不予通融而給予過分的事後的責備或挑剔。又比方下級機關要辦一件事，上級機關往往不問情勢如何，祇斤斤於手續之研討，時間的延誤，在他們是不以為意的！

這一切，我們誰敢相信還是戰時的今日所有的現象呢？

### (四)

現在說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我們同樣感覺到沒有與平時兩樣的地方。

最使我們忘不了的，感動最深的，是

# 中國抗戰與日本前途

朱 郎

假使我們把一年零兩個月來的英勇抗戰與日本軍部的積極侵略，至最近為止，總括地觀察一下：中國的抗戰是光明的抗戰，而日本的積極侵略是帝國主義沒落的表现。

日本軍部的所以要發動這一次中日開關有史以來紀錄的戰爭，主要的目的是要以武力的威脅，使中華民國在它的砲火之下屈服，在黃河的北部挖出一塊領土，建立偽滿第二的「華北國」，以便控制關外及華北的全部經濟。同時，萬一日蘇一旦有戰事的爆發，對蘇聯的作戰可以取得一有利的形勢。而一面藉口戰時的需要，控制它國內全部的經濟，將全國的重要工業和金融全部受軍部的支配，免除一切反對軍部的大工商業家因不堪負擔而對軍部的冒險行動的不滿。

從戰事的表面上說，十四個月以來似乎日本的軍部已經貫徹了它的計劃，因為它不僅是已經佔領了它所覬覦的華北的各省，並且長江流域下游最富饒的一帶，也高懸着它的太陽旗了。可是以戰時的前途來說，日本軍事上的勝利，已遠不及當時華北戰爭爆發時的飛快了，這一種速度的逐漸減低，就是日本戰爭力量的逐漸薄弱的明證，也就是中華民國抵抗力量增進的明證。

最初日本的軍部因為不但實現了佔領華

北的計劃，並且已經佔領的長江流域的下游各地，但因為中華民國並不是因華北的淪陷和遼東的去失而表示屈服，繼續的進行神聖的抗戰。日本的軍部為了徹底實現它的征服中國的夢想，因此不得不迭申禁令地限制資本的用途，對外的匯兌，輸入的貿易，以及其他的種種經濟活動。最後，終於強迫國會通過了日本的「全國總動員法案」，使軍部獲得集中全國積聚的財富，和自然的資源，控制日本全國的經濟大權，達到了擊潰一切維護日本重要工商業的政黨，這種幻想已多年的目的。因為有這次的中日戰事而達到了。

日本軍部的所以要在去年的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這一個侵略的戰爭，最大的原因是為了控制它全國的經濟大權。現在呢，軍部是已經佔領華北以及長江流域下游的一帶和控制了一切經濟的機構。可是，如果在它的全國的財富消耗完畢以前不能征服中華民國，那末它目前所得到的勝利，結果還是要失敗的。況且中華民國已抱定了犧牲到底，奮鬥到底，抗戰到底的宗旨，決不因廣大的土地淪陷而放棄的，表示戰事的敗北。同時戰事爆發的十四月來，日本的經濟消費的速度，的確比軍事的進展快得多。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日本軍部的野心，安得不幻滅。

蔣委員長關於厲行節約的電：「迭據報告，中央黨政人員前赴內地各省者，所有起居生活，多沿過去不良舊習其奢侈浪費，漫不檢束。無論行動，仍唯安適是求，毫無新自勵之覺悟。不唯予當地軍民不良之觀感，滋國政官邪之意念，並使友邦人士之同情吾國者，認我長期抗戰精神之不足，是則復與難望，從而減少其同情援助之熱誠。」

最近，在某一小報上，我們看見一則淒豔的新聞，說是北平某交際花因為吸引中上級軍政人員太厲害了，遂以風化罪而置之於死！這一則淒豔的新聞所反映是怎樣一個事實，是不難想像得出的。

我們覺得奇怪，公務人員的日常生活，為什麼在戰時還是如此？無怪乎老百姓們之日常吃喝玩樂等等都向着老路走了！

還有，在心理方面，是否都有戰時的覺悟，這當然也還是問題。辦公事的有沒有祇存心希望辦公時間快過，好讓他去幹私人的事？老百姓們有沒有祇存心希望戰爭快結束，好讓他過太平的日子？這祇有讓事實去回答好了！

## (五)

此何時乎？此何時乎？

這不是悲觀的論調。現在的確是戰時了！而且，這戰時將延長到什麼時候，誰也不能預言。我們在中國的立場，並不怕戰時的延長。戰時越延長，中國雖復興之期愈近。我們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國民，應該都深切認識這是戰時，都應該問一問我們在戰時應該怎樣，都應該在事實上充分表現出來。這是戰時了！同志們！把平時的迷夢醒醒吧！（完）



本來日本軍部的幻想以為祇要一個艦隊海軍，十師團的陸軍，百十架的飛機，就可以解決整個中華民國的海陸空軍；但偏偏時

間跟日本軍部作對，因為中華民國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却使戰事進行到愈戰愈劇烈的階段了。當去年七月間日本軍部發動戰爭時，以為十月裏就是他們的勝利時期。誰知這個計劃結果經過兩個月又粉碎在中國將士英勇抗戰的前面。後來又以爲藉着優越的砲火，在本年正月裏，又將這個勝利的時期延至六月。現在呢，他們覺得戰爭的前途遙遠了，並且戰爭的境遇也困難了。但他們還是這樣的希望，本年底使戰爭能夠得到一個結束。不過這一個希望又是一個失敗的前奏曲，老實說依現在戰事的趨勢，在今年年終以前是無法打到武漢的。假使在最近的三月來的戰爭能夠比過去的努力數倍集中全力來進攻武漢，萬一中華民國的武漢又是和過去的南京，徐州一樣地失陷了，而中華民國決不因武漢的失守影響抗戰的前途。況且日本如果有一天實現了它的希望，佔領了武漢，而它的處境也未必一定很好。因爲過去的事實，日本要在它佔領的地域安穩地住下來，就非駐紮相當的重兵不可，否則就隨時會受到大批未被擊潰的正規軍的威脅，和若干游擊隊的進襲。所以它在佔領區域的警備問題就有相當的

近地各地以後，除了龍烟的一些鐵礦砂以外，他們簡直不敢遠離駐紮重兵的地點，盡量地開發自然的資源或其他的各種事業。所以即使佔領了武漢，他未必能統制長江流域以北的土地。何況武漢以西還有廣大地方和長江以南的半個中華民國哩！

日本軍部爲了應付開發佔領區域的自然資源或其他的各種事業起見，就不得不實現以華制華的政策。因此化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在北平和南京，收買了若干喪心病狂甘爲國賊的失意政客，成立了新的政府，但這些傀儡政府究竟於日本軍部有多少利益？很明顯地已經表明了日本的軍部所費苦心的失敗。因爲那些無恥的漢奸可以和日本簽訂任何條約，不過廣大的中華民國的羣衆還是要繼續地和日本帝國主義戰鬥下去的。

以上祇是以日本軍部從去年侵略戰爭發動以後在中國方面的狀態，我們再看看本國的經濟已經到達了怎樣的一個地步了。

雖然大藏省的賀屋藏相曾經大言不慚地在會議中誇稱過「即使每年二百萬萬或三百萬萬的戰費，日本也能夠負擔的」的話，並且還說「日本的處境不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可是這種信口開河的「瞎吹」究竟有誰相信呢！

依目前的日本財政的情形。已經走了恐慌的道路了。預算的數目已經龐大得驚人，本年度的預算支出已超過了七十五萬萬元，

### 詩 二 首

李道中

#### 大武漢頌

寇深！寇深！  
禍急！禍急！  
長江天斬竟資敵！  
海陸空軍齊進襲！  
我們要保衛全國心臟武漢，  
我們應奮勇給他打擊。

這裏早擺下了天羅地網，  
這裏早築起了銅牆鐵壁。  
看百萬健兒，志堅如鐵。  
鼓舞起熱情，沸騰了熱血。  
他們是大武漢的保姆，  
他們定建樹成無限光榮的功烈。

二十七年，  
革命的火焰，燬滅了專制，  
中華民國得產生，  
武漢在歷史上佔最光榮的一頁。  
十二年前，  
革命的火焰，燬滅了軍閥，

其中的五十萬萬是侵華的戰費。這預算就比戰事爆發以前的一年度是增加了一倍半強，在當時因欲彌補預算的不足而不得不發行公債。但在戰事爆發前要想銷售八萬萬元的公債已覺得非常的困難，那末戰爭開始已經年餘的本年度，要想發行五十二萬萬元的公債真簡直是做夢。況且去年支付戰費的公債，還有十餘萬萬元未曾脫售。

日本政府現將債票由日本銀行強迫其他的各銀行購買一部份，而其餘則由債票作準備金，發行公債。這種債票的日本銀行和金融界之間的送來送去會引起通貨膨脹已經是毫無問題的。僅僅這一點已經使一般人不安了。

日本的流動資本不能繼續負擔長期侵略的戰費，已是公認的事實。而要政府的收入增加而贖回發行的公債是不可能的。這就已證明了日本經濟前途的危險性。雖然現在似乎暫時能支持一下，而究竟這樣的下去能夠支持若干的時日是一個問題。

日本通貨膨脹的結果，最嚴重的就是物價的上漲。據日本銀行發表的本年二月份的指數，和去年二月的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和去年七月的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六有奇。這種物價的高漲，足以直接影響日本輸出品物的價格，間接影響及國際間的貿易。從去年日本的入超額來看，它的輸出的貨品已和向國外購買的貨物的代價幾乎相等了。

而目前輸出貨品的價格一漲，在各國所征的稅關稅之下，它的對國際間的貿易，勢必受到嚴重的打擊。祇要看看去年最初七星期日本輸出的總額，就比去年同期間減少了百分之四。雖然去年的最初七星期間的入超額也較去年的最初七星期間來推算，日本就很可能的送一萬萬元的現金到外國去，也許還超這一個數目。因為它在這一次的大批軍用品中已經消耗了過去若干年積貯的，那更將使輸入額增加了。

日本在華發動侵略戰爭的結果和它自己國內的情勢都已達到了最嚴重最危險的階段。日本的軍部自己已經感覺到非將中華國民完全征服，否則它就祇有自認這一次侵略戰爭的失敗而停止軍事行動。不過要征服全中華民國不僅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停止軍事行動則全部的「皇軍」撤回三島是無論如何不願做的。那末它祇得貫徹它的侵略野心，繼續進行侵略的戰爭了。它的未來的命運，就會陷入恐怖又慘酷的途中。因為從去年七月間戰事展開以後，日本軍部對華侵略的一張支出的單目，就令人可驚了。它在這一年來曾經使用了三十二個師團的兵力，動員了一百六十七萬五千的人員，傷亡了五十五萬餘的士兵，消耗了七十四萬萬日金的戰費，損失了五十五艘的軍艦和六百九十七架的飛機，還有其他的如日僑在華的產財的損失和國內生產額的減少。而它所得的代價就是沿鐵路和幾個點軍部意料之外的。不過它始終不會因這欠的教訓而悔悟，並且不惜任何犧牲地要把日本家作孤注的一擲，繼續侵略中華民國的戰爭中，不過無論如何事實已經證明了日本在落沒

國民政府基礎穩，武漢更佔光榮史的一頁，一次比一次偉大，一次比一次壯烈。今年武漢將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墓穴。更是武漢空前光榮的一天。

寇深！禍急！  
保衛大武漢，給敵人打擊，  
民族復興在此日。

### 奪回來！南京

偉大的南京，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都城。  
燕子磯頭，浩浩長江水；紫金山中，巍巍中山陵。  
城垣高壯，道路坦闊，氣象雄大，建築嶄新。

去年！去年！十二月十四那一天！日寇佔據了我們的南京！

同胞遭殺戮，房屋被焚燒，財產被劫掠，種種慘毒說不清。

我們永遠莫忘這恥辱，一定要報仇，性命可以犧牲。

同胞！同胞！起來！起來！  
竭我們的智力，用我們的血肉，和倭寇拚命！和倭寇拚命！

前進！前進！奪回我們的首都南京！奪回我們的首都南京！

× × × × ×

# 讀「推行兵役困難及其改進辦法」後

傅 鎔

龐治章先生在本刊第三期發表一篇「推行兵役困難及其改進辦法」，披讀之餘，似乎有一些感想。大凡推行一件新政，一定要遭遇相當的困難，這是歷史上告訴我們的事實，比如剪髮放腳，算輕而易舉的事；但過去也遭着不少的困難。推行兵役，為時不久，困難叢生，亦為意中事！龐先生所列舉的困難有：

- 一、逃役之形形色色
- 二、免緩役條件的寬泛
- 三、下層機關之不健全

以上三點，確為推行兵役前途的大障礙，有速行改進的必要。必過我對於這許多問題，也有一些見解，願就管窺所及，敘述一下。

先就逃役來說。逃避兵役，政府方面，曾經擬定許多防止的方法，如壯丁通行證等，但實際上仍無濟於事；因為適齡壯丁，在未入伍以前，自不能拘束他的生活上的活動，逃避兵役與出外謀事，儘管性質每相同，而形成上可說毫無痕跡。龐先生所說的「潛逃」「投效」「頂替」等，前兩種舞弊，完全都在這一個烟幕下去變的把戲，改進的辦法，只有嚴密的調查戶口及辦理人事登記，遷入遷出，無論其永久性的暫時性的，一

律登記報告，而暫時性的登記報告，另行規定簡易手續，使鄉鎮保甲容易舉辦。同時縣政府兵役科亦當予以儘量的協助。人事登記，雷厲風行的嚴密起來，宵小歹人，自難遁形。至於「頂替」便是「利誘」，窮苦的壯丁，早晚必須應征，有人出銀僱他，趁這個機會，可賺一些錢，亦何樂而不為？現在法令雖有雙方處分的規定，我以為僱人頂替，其動機是出於有錢的人，處分應注重被頂替者，較為合理。

次就免役緩役的條件來講。(一)龐先生說：「畸形」或「不治之病」並未附任何條件，解釋就發生困難，至於「不治之病」亦未附有「重大」字樣，等語。詎不知當兵和參加其他各種職業完全不同，當兵第一個條件就要「身體健全」，一旦效力疆場，殺敵致果，稍有畸形的人，自然不能勝任，古人說：「一獻男兒好身手」，非健全的人不可，當兵的條件自古已然，於今為甚！(二)龐先生說：免常備兵役服國民兵役者，有於「家庭為長子者」之規定，可見具有長子之資格的便可以免常備兵役，於是「分居」「出繼」「收養」等問題，便紛紛的發生了。

兵兇戰危，長子免役，家有繼承，高堂

白髮有人供養，確為子孫的快慰，同時亦可使服兵役者，一心一德去殺敵，這也是立法之適合國情的地方，合情合理，可說法良意美！「分居」不能構成長子的資格，兵役法早已解釋。至於「出繼」「收養」我國民法親屬篇亦有規定，嫌其寬泛，予以改進，則必牽動民法，國家法典，有一貫的精神，任何法令，都不能脫節和抵觸。(三)龐先生又說：「關於緩役方面，有「身體疾病不堪行動，在數月中無健復之望者」，「擔任官公職務及現任小學以上教師經登記合格者」「因刑事嫌疑在訴追中尚未判決者」等規定，可見「裝病」，「去當勤務兵」，或「打官司」均有達到緩役目的之希望，此外更有「凡父母俱無，若被征為現役兵則家庭即不能維持最低生活，而有保甲長證明，經徵兵官查明確實，酌予緩役……」等規定，都認為寬泛。

這些困難皆係事實造成的，似無法改進。疾病數月中不能健康，當然不能應兵役。至於「裝病」並不是條件的寬泛，這是條件以外的舞弊。擔任官公事務及小學教師，事實上確有許多舞弊；然都不是條件寬泛的關係，「打官司」希圖緩役，恐龐先生言之太過！打官司要用錢是其餘事，先決條件更須

作好犯科，犯了法，當然辨罪，辨罪與應役，孰重？稍有頭腦，當能辨此；不過社會上反常的人，難免沒有，如唐朝白居易說的折臂翁，偶發事件，也決不能罪於條件的寬泛；如果因噎廢食，那末無法無天的流氓，都可以用兵役來逃避，其言更不可勝言了！再其次凡父兄俱無，被徵為現役兵，則家庭即不能維持最低生活而聲請緩役，這條規定，並不是寬泛，是太抽象。所謂最低生活，是無標準，往往事實上多起糾紛，困難殊甚，應附以具體的解釋，以資從。還有父兄俱無一語亦易滋疑惑，比如某甲生二子，長子已故，次子能否作為長子？如可作為長子，當然免役，又何必聲請緩役哩！

至於進下層機關健全。縣政府或許可辦到；但是鄉鎮保甲「健全」二字，也實不易做到，健全的先決問題：第一是「經費」，第二是「人才」。農村破產之時，國難嚴重之日，自治經費，言開源，休作夢想；言節流，則自治人員，固已朽腹從公，經費籌措一層，已陷於沒有辦法了。人材問題，鄉鎮要有鄉鎮自治法之規定，保甲長有保甲章程的限制，必須本鄉鎮保甲公民中推選，有些地方，一鄉之內，竟無一知識份子，山中無大樹，茅草當棟梁，人選怎樣能健全呢？如果從培植人材着手，「百年樹人」，已屬急不可待了。為今之計，健全下層機關，似乎只有一條改區設署的路可走。我國的縣份，大的有數百鄉鎮，人口面積幾同歐洲一小國；小的亦有數十鄉鎮，僅僅一個縣

政府，無怪有鞭長莫及之慨！果能於縣之下普遍設立區署，對上可以分任仔肩，對下可以直接領導，這樣，必能彼善於此。現在應役壯丁，知識程度參差不齊，上自初中學生，下至目不識丁者，混合一起訓練，不但埋沒人才；抑且差與為伍，所以每逢一處招考軍官訓練，投考者必有人滿之患，可見並非不願當兵，其訓練辦法尚未妥善。如果入伍訓練時，分別甄取，縱的方面規定兵士長官等訓練部門；橫的方面，規定學馬砲工輜及機械化部隊等訓練部門，如此「應徵求學化」，知識份子都願應征，一般無知識的人，也不致於逃避，推行兵役的困難，庶幾可以改進，質之龐先生以為何如？

### 出征歌

張韶舞

——為某出征友人作——

胡兒殘酷慾難填，鐵蹄木屐滿中原，火雲瀾漫江流赤，地折天崩年復年，怒髮沖冠少年氣，戰場肉搏各爭先，愧我生為鐵血漢，罔將責任擔一肩，昨宵星月光皎潔，起坐大床未成眠，今朝奮起從戎志，揚鞭馳馬離家園，聞中兒女惜離別，挽袖牽裾費轉旋，國不保兮家焉在，相對無言意綿綿，路過孝豐城一角，和垣廢瓦起荒烟，計程一日經郟嶺，磷磷白骨暴山巔，聞說去年敵兵到，屠我父兄一二千，荒郊野哭聲嗚咽，淒淒切切夕陽天，既到碧湖受訓練，未曾入學先武裝，雄赳赳，氣昂昂，七尺身軀顯昂藏，黎明一聲號角響，個個奔馳到操場，拂科訓練摧頑敵，學科訓練我知方，朝乾夕惕無暇咎，日新月異各自強，流光荏苒三月，又是車塵馬足忙，整吾裝兮抹吾馬，排列序序抵九江，敵用海空聯合戰，彈烟毒幕勢瘋狂，排山倒海一剎那，猝不防時中彈傷，病中療養增日月，忽聞敵機炸故鄉，屋宇變成邱墟地，骨肉作柱盡粉漿，身創雖愈心創重，抖擻精神赴瑞昌，回看昔日受傷地，敵氛毒氣兩渺茫，人生俯仰成今古，泰山鴻毛孰短長，再接再厲再南進，誓將馬革裹沙場，果然氣壯能克敵，一戰大捷田家莊，胡為乎東海胡兒死物狂，損人損己皆思量，同文同種不相助，血口翻噬父母邦，資源漸竭人力減，捉襟肘見現張皇，山岳湖沼盡泥足，進退維谷如狼狽，和平戰，人道防，最後勝，極明詳，但願一心與一德，黃龍痛飲樂無央。

# 關於宣傳標語

閔子

在第四期的本刊上，看到呂方邑先生的文章「現階段的宣傳標語」，就引起了我要寫這篇文字的動機。在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我們要使全國的民衆都動員起來，擔任着這救亡的重任，就得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宣傳民衆，提高民衆的抗戰情緒，是方法的一種，而寫作標語又是宣傳中的一個環節。

抗戰到現在快近十五個月，在這段時間中，在各處地方——不論是熱鬧的城市或是偏僻的鄉村，都能够看到無數關於抗戰的宣傳標語，已極普遍，但我總以為它在這抗戰形勢嚴緊的時候，不會發生怎麼了不得的重大的作用的。

我並不是要過分壓低宣傳標語的效能，事實告訴我們，它的效能委實微薄得很。在以前，一遇到什麼沉痛的紀念日，就忙着貼標語，高呼口號，幾乎到現在還有些地方在襲用着這套老調兒，試問這種方法有什麼多大效果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在抗戰剛開始的時候，寫標語是風行一時的，好像我們做宣傳工作的人，除了寫標語之外，就找不到別種工作似的。於是在各處都貼滿了用五色紙繕寫的標語；大幅的牆壁上，也寫上了很大的壁字。就因為如此，各種新花樣也隨之而來

了，憑着各人天賦的智慧來跟人家競賽，就像商店裏大拍賣的廣告一樣。更有些工作團體，出發到各個城市或鄉村，好像專為寫標語而去，如果不寫幾條，就不配被稱作救亡團體一樣，因此這抗戰標語就跟愛遊山玩水的名士所題的「××到此一遊」，同樣是爲了替自己留下一個痕蹟而已！

至於這標語的內容，更是錯綜複雜。記得在前方的一个鄉村里，我們看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樣的標語，這不能不使人覺得很滑稽。我們不估量一般民衆的文化水準，而擅自搬用古典，這那里還談得上用標語來激發民衆的抗戰情緒與教育民衆呢？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民衆文化水準低落的國家，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有無數的人就跟呂先生一樣，提倡寫作標語要「文字通俗」，「聲調響亮」，「用字明快有力」與「文字簡潔」。這是不容有異議的。譬如就以「大丈夫不怕死，好男兒要當兵」這標語來說，縱然你用很大的字那樣鮮明地寫在牆壁上，就是對於一個認識字的人，當初雖覺得有點新奇的刺激，過後，因爲見得多了，就覺到平淡無奇，漸漸地跟着字跡的透色，在他心裏也就淡漠而至於忘懷。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儘管這標語寫得那麼大，有錢的人還是上外國去，上租

界去；有力的，這力氣還照樣地蘊藏在他們的身體內，你要憑藉着這幾個字來感動他們，使他們出於自願的出錢出力，這是很少有可能性的。

我並不是絕端反對寫作宣傳標語，假如說這標語不跟其他各種工作配合起來，縱然「能够緊密的配合了抗戰而進展」，縱然「特別注意到教育民衆的效能」，縱然「從簡要的概念漸趨具體化」，但它的「作用」是決不會怎樣「重大」的。

在鄉村里到處寫標語，我認爲不十分需要。民衆知識程度的低落固然是原因；另外，因爲鄉村里的居民並不像城市里一樣開通，明白道理，他們愛惜自己屋子週圍的牆壁，瞧到你們在牆上書寫標語，糟塌了他們粉飾得很清潔的牆壁，心裏就感到不快樂，至於爲什麼要寫標語，這理由是很少有人能够知道。縱然他們抱着反感，但是礙於「學堂生」以及「洋操兵」的威嚴，就是有話也不敢吐露半句。

更有許多是聽信了無稽的謠言，說假如一旦日本人打過來，看到牆壁上有字，就不管什麼，在你的房子上放一把火。沒有一個人不愛惜自己的房子的，所以，他們等到寫標語的人一轉身，就迅速地把它抹掉了。這樣的情形，我們在前線的鄉村里見到很多。我們要測摸着民衆的心理，若說那樣毫無顧忌地去做，這非但所寫的標語不會發生

一點效能，反而跟民衆疏遠了。

在中國，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農民大衆，在這抗戰期中，我們要使這農民大衆加入抗戰的陣線裏來，那裏再能讓他們對我們疏遠呢？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寫標語確成了個問題，還要說什麼『激發民衆的政治情緒』，與『教育民衆的啓蒙工作』呢？

這里，我舉一個關於寫標語實例。

在前線，有一次我們被游擊司令部的政治工作隊各位同志邀去談話，在席間，我們談起了關於寫標語的問題，就有一位同志起立，報告了他的一點經驗：

他說在他剛幹救亡工作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寫標語，寫好就往四處張貼。但是，他看到很少有人注意，疑心自己的句子太深了，就極力把它通俗化起來；這樣還不够使他滿意，於是，他站在貼着標語的地方，看到有人走過，就詳細地來解釋，雖然聽的人唔唔地在應和着，可是那態度却顯得非常淡漠。他感覺到也不是一種方法，於是，他就在白布上寫着一條標語，在茶坊酒肆——祇要民衆多的地方，就拿出來給他們解釋。自然，這樣要比寫一張標語黏在牆壁上強得多了。然而有許多民衆却在私議着，說這些人目的是來騙他們去當兵，要他們出錢……因此這方法又中止了。最近，他們是拋棄了宣傳標語，而改用了訪問，從

他們的身邊瑣事，日常生活談起，一直談到了目前中國抗戰的情形。在這里，當然把所要說的話都向他們說了。據說這效力，要遠勝於寫幾張宣傳標語。

往往理論上都不免犯了空洞的毛病，祇有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才是最可寶貴的產物。像這位同志所說的話，是他所遇到的一種實際情形，我們當然不能蔑視他所說的這一種很有效的宣傳方法。

但是我們並不因為他這樣說，就拋棄了這宣傳標語，因時廢食這是不好的舉動，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它的力量的微薄確是一件事實。爲了要使它能夠提高一點效能，假如要寫，我們就得要十分地適合環境，再三的研究設計，否則就乾脆地省了這個麻煩。

記得在臨海，我們也討論到這個問題，他們跟我有同樣的意見。當時在座的有一位縣長，他就從身邊拿出一疊紙兒來，裏面是一條條的標語。這是十分適合於環境的一種別開生面的標語，譬如黏在農夫扁担上的是：『插秧種田，留心漢奸』；黏在理髮店裏的是：『剃了頭，理了髮，回去替把矮奴殺……』其他還有好多，因爲沒有留底，到現在已記不起來了。

這些由一般民衆的日常生活作出發點，而滲進了抗敵意識的標語，假如在需要的時候，倒可以試用一下，但是我們還得提防着，不要太濫！至於像呂先生所舉的『夜黑天，

星兒多，張三房里打老婆。張三打罵爲什麼？老婆買了日本貨』等，我認爲這不能算作標語，而是一種近於歌謠樣的東西，倒很適合於兒童的口味，而且也富有抗敵意識。

話拉扯得太多了，就在這里帶住。末了，恕我再重複的說一次：我不反對寫作宣傳標語，但我反對用像作廣告或留紀念那樣的態度來寫標語；我愛適合環境，適合民衆心理的通俗的標語，我並不輕視標語，但也不相信它會『發生了重大的作用』。

最後，我們假如能够不要專寫標語，就把這些時間放到別的工作上去，我想收效一定要比標語大得多。

二七，九，二六夜

一剪梅 中秋感賦

王維積

倦倚欄干懶上樓，怕對吳鉤，怕動離愁；夜闌掩卷思悠悠，細數更籌，細念前遊。

一樣團圓兩樣秋：月照杭州，月滿蘆溝；國仇未雪莫凝眸；半壁山河，半缺金甌！

通訊

道士司令

編者先生：

當武康被插上一面膏藥旗的時候，簡直成了個死城，人，早已在前一刻，帶着他的所有，——除了笨重傢伙，扶老攜幼的，逃奔到四鄉去了，剩餘下來只是些斷瓦頹垣，這都是受了敵人大砲飛機的賜予。

然而離城十里，人民在那裏是可以重到祖國懷抱的，因為那裏活躍着我們忠勇衛國的游擊將士，他們是以最大的打擊給予敵人，使在那裏的敵人，日夜不能安穩，時時有被包圍或個別殲滅的危險。他們不但保衛國土，準備收復家鄉，并且以最大的努力，來拯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到神聖抗戰陣線裏來，一同打倒我們當前的敵人——日本法西斯盜！

要是提起了這一帶的游擊隊，道士司令是誰都知道，誰都在崇拜他的，而且還會很快就告訴你，關於道士司令的一切。

x x x

開頭他們僅有十六支步鎗，十七個人，現在已經有幾千個了，什麼新式的武器，小鋼砲機關鎗……什麼都有，那都是從鬼子

手裏奪過來的，這一支已經稍稍配備過的隊伍，是活躍在那裏的我們游擊隊的一部份，這領導的人，還是一個不大十分熟識軍事常識，祇具有熱烈愛國情緒的道士！

離城十多里x村山上有個庵，高大的房屋藏在樹叢裏，要是平時的話，從武康城裏或別處跑到這個庵裏去遊玩，燒香，避暑的不知有好多。當日本強盜的魔手，伸展到武康的時候，一般熟識該庵情形的，都知道這是躲避的好地方，於是逃到庵裏去的人一下子就有幾十個，這裏面還有十六個不願等待敵人屠殺和靜等做奴隸的壯丁，他們從自己隊部裏慌忙奔出來，雖然沒有帶一切什物，可是他們却沒有忘記把他們第二生命鎗械帶出來，本來預備把鎗賣了，換些錢用，流浪到別處去，或是碰到人沒有幾個時候，就做了沒本錢的生意——搶劫，他們是燭熱當地情形的，結果就找到了這個深藏在深山裏的庵。

年約三十多歲的道士，和他師父一同住在庵裏，庵裏有一千多畝田，還有些現款，在附近村落中算是個有吃有川，享受舒適的頂兒寺院。

十六支鎗連人在庵裏息宿下來，他們是連一個錢都沒有，為着年青道士的款待，一時也不作別的企圖，不過他們心坎裏總是：只存着槍，或買槍，來渡過他們不能解決的一切，這已給道士發現了。

「你們要錢用，只管向我要，可是你們別忘了，你們的父、母、妻、女是正在敵人鐵蹄踐踏下過活啊。」

起先他們總是：「唔！」的一聲回答，就一聲不再響了。

「我們該用我們自己力量，去拯救在苦艱中的父老姊妹，收復家鄉，保衛國土，目前國家正需要我們哩！」道士只是咕嚕着這些。

「那我們只有十六支步鎗，一下就會給敵人消滅的？」

「哼！就是赤手空拳，有勇氣，什麼事都好幹；要在敵人手裏去奪我們所需要的！」

十六支鎗十六個人，加上道士，一共十七個，一股襲擊敵人的力量——游擊隊，成立起來了，活躍在他們家鄉武康的四周。

x x x

這是一個昏黃的傍晚，剛從城裏去調查回來的弟兄報告，立刻將有一輛敵人的汽車，載着從京杭國道開來，十七個人誰都興奮到了不得，因為他們將第一次開始襲擊敵人了！

「同志們！現在我們第一次出發了，要立刻出發，把x地的木頭橋面踏斷，依舊鋪好，等敵人卡車來！」道士司令揮着他慣用的拳頭有勁的搖動着。

「一半同志在左面公路邊，一半同志在

右面公路邊，一聽鬼子汽車陷下，不能動時，就立刻跳上去，把拿得動的一樣樣搬走……

「別忘了帶子彈帶！不要把鏟，鑿子，忘了！……」

跳盪的心，帶着興奮的情緒，在昏黃裏摸索前進。

人多，手多，工作立刻就完成，一些看不是斷了的木頭，橫鋪在橋上，吐了口氣，伏在公路旁邊，瞧着路的遠方，一片漆黑！

焦急着，等待着，沒有合一合眼睛，像等候情人一般焦急。

「怎麼？還沒有來，老×，急煞了！」

「唔！快了！快了！」

「這只等汽車一陷入缺口，不能動，我們就放鎗！」

「噯！你真是……看，來了，來了，別響！」

二盞光芒刺眼的電燈，在汽車頭上，直射在這黃沙汽車路上，更遙遠的射到被游擊隊破壞過幾修好鬆起的泥土，一直射到通過的板橋上。

來了！心跟着汽車迅速轉動，也跟着跳起來，瞧着，汽車一直駛到橋裏。

「澎！」汽車拋錨了，前輪陷入缺口裏不能動彈，後輪，依舊在公路上。

一陣密集的排鎗！

「衝上去！」破沙的道士司令的喊聲。大家跳上來，向着汽車；三四個鬼子早已嚇昏了，抓着鎗，無的放矢，像要跳下車來。

「殺！」立刻就解決了，一整輛給養，機關鎗，子彈，還有他們最喜歡的手榴彈，

「拿得動的，儘量拿，拿不動去叫老百姓來！」背着三支新式的武器，嘴裏嚼着大塊牛肉，回到庵裏去了，臉上帶着勝利的興奮的歡笑。

就是那一次，不但他們得到了好多武器，同時他們還獲得了許多有着一目標：準備收復家鄉，打走法西斯強盜的伙伴！

附近的鄰村裏，來了一大隊紅鎗，他們都自稱為游擊隊，可是他們的游擊隊，是見了敵人的游擊隊，受不住苦，去告訴了道士司令。

那，那天道士司令就一個人到那村裏來，拜見了那村裏的大家長，非常厚，我聽說你們的弟兄和實力都非同尋常，我個人願意做個

的，我們實力，是格於外，我個人願意做個司令的部下，是因為司令有好多地方使我敬佩的緣故。

村裏老百姓誰都奇怪極了，大家互相講起這件事情：道士司令竟會向那個壞蛋投降

，那我們更不得了啦！「算算道士司令是個英雄漢子，怎麼會投降人家？」

「我們這些什麼玩意，等到道士司令講明原因：知幹些什麼消滅假游擊隊，但是我們却一定要

子實在害老百的弟兄，站地糾正他們聖抗戰

爭取在土匪大隊裏的弟兄，站地糾正他們聖抗戰

陣線裏來，化他們弟兄！

到了一天的晚上，道士司令把土匪頭兒抓來；

「你不但害老百姓，同時還幫助了敵人，你老百姓見了我們游擊隊就怕……」

「我們是死難的父老，姊妹，報仇，這

種假游擊隊名義而禍國害民的土匪，該怎樣辦理。」

「槍斃！」

於是老百姓也都明白了，這是道士司令的計策，先混入土匪隊伍，再感化了裏面的弟兄，時候到了就反正。

這依舊是我們的道士司令！

最近道士司令的隊伍，由十七個擴充到幾千個了，已經變成了幾百個！

在戰場上，起了他家鄉武康，並且已經在戰鬥裏發出了巨大的力量！

道士司令以他的法名叫清風，和地我們偉大的名字，他們的隊伍，已和地我們正軍配合，最近道士司令還在×地訓練，他自己所缺乏的軍事知識。

濤平、九、廿九、晚於鎮海

編輯者：大路週刊社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大路週刊社發行部  
社址：金華後街太極宮三號  
經售處：各大書局  
定價：本期零售每册四分  
訂閱：三月四角五分，半年七角，全年一元四角  
(每逢星期四出版)

